花阜集

六

5565.8
4022.2
v.4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芚皐集卷之六

書

上松梅亭安丈 名壽祿○甲辰

秋間晉拜得遂累歲誠願而猶未能穩承誨諭茹恨在心伏未審窮臘氣體動靜神佑萬福存養省察日新又新景慕之恍愧前日萬倍下生稟賦偏駁拘蔽益甚見識無分寸之進事爲無一二之得且昧於攝理百病交闖心力凋弱不能與病爲敵況困度了至於尋數八怠九遺奈何而得免夫小人之歸耶但所幸者本體之明未嘗有息遂欲續薰陶於門下而

東247866

貧病相仍又患其無以自力憐悶不暇而家兒輩亦一是懶散尤可惻然春來竊擬更進敬承緖餘其果賴天之靈而必得所望耶豚兒婚禮定行於鰲山金參奉家而新人凡節不下於婚前消息

上松梅亭 丁未

省禮近間非無便因病未能隨時上候勢也悚然則深謹伏問暮春者服中氣體連享萬旺眷下俱得平善仰祝且泝不任下悃下生入春以來命與軀謀去月念間猝患胷腹上衝症幾殆才甦而餘祟尚此闖發是用苦悶而第其旣不能文將之終不免野此可

歎也長姪去月作京行還纔屬耳其無纖恙則爲幸
而以若無知至於妄作其爲叔而初不能遏捺者亦
相去不遠然非渠爲觀科一番觀　國在所未已故
故任之矣還用無益極好笑也嫂氏之行以今念四
教定云

上松梅亭 己酉

拜既年積書稱累闕惰慢之罪無以自贖景仰底懷
罔或少懈春序強半伏未審道候日新動止愈旺尤
翁之上隱峯書也嘗以涵養造詣之功篤實强健不
與血氣而俱往仰頌至教晚出每三復咏歎敢以是

日夕拱禱慕伏聞間來再遭功制云區區驚悚不能
自己下生宿痾疾河魚年去益苦尋常尋數有退無進
切恐辜負先人期待之至意每營負笈造門請問其
緖餘而生平行步自施不得代步致身亦難準備坐
此而終爲無聞則豈不傷歎也哉幸伏望手敎諄複
以牖迷塗如何論語攻乎異端之攻字義愚嘗以爲
攻己之惡無攻人之惡攻字義同看也近來宿儒多
不如是憫不自辨敢以仰稟明賜下諭焉

上松梅亭 己酉

省禮慕仰如渴令咸兄與從孫友相繼見訪殊切感

哉仍伏聞間來道體起居連享康福區區仰慰而又遭功制云伏不勝驚怛之至下生日前哭堂姪女喪悲痛難忍而無他撓可幸攻乎異端之義人見各不同愚則以爲攻己之惡無攻人之惡攻字與此攻字義同看乃不悖於經文與集註語類人則皆以爲此攻字以修爲看乃不悖於經文與集註語類云云前書請教良以此也下諭有曰集註與語類既已明白說破恐不必更究他義以犯穿鑿之戒才質魯鈍未能於誨下領悟豈勝悚恧攻字果是修爲之意則經義與朱子之解一串貫來而無少欠闕歟屢回玩索

終未浹洽更賜下曉以發豐蔀切仰語類此篇呂氏節下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一段是朱子更詰呂氏說歟自爲質定之語歟亦乞明教

上松梅亭 庚戌

野居僻甚世事浸遠病情苦劇自家身與心亦沒收殺了尋常饗慕雖不後人尺書奉候誠與詐乖撫躬潛歎與寢靡懈日前咸兄歷訪槃伏審役時起居節旋則奉別未克上候迄玆悚極伏惟間者道體對時福慶眷下均休年前筮仕真所謂祿在其中隱峯先生之有光何如遐鄉士林之興感何如信乎世間公

道亦磨滅他不得也然只為杖屨地誠未為萬一之償而其得失亦何必有與於心胷也尤以是慰賀千萬窃聞近來所遭頗有乖常底事膝前諸友又有横罹之慮云世間此類古亦有之常患其應之不以中節者果有難於蹈刃辭爵然其所以處履終必求合于道無使遠大之如何如何下生支離一疾轉益沈痼有如蒲柳衰不待期志氣俱退悼不可勝且兒輩長益牴牾個個擔面亦可憐悶而渠於子任尚不踰五十百步知之何而可得一分變化底道耶恐亦任之外無他計也病間切欲從近晉候又安知不為造

物之揶揄也耶

上松梅亭 乙卯

積歲病癃精力不能整理文字候儀之闕亦不記幾時戀慕殊甚悵頌與忭伏惟秋清令道體動止百福歲初增秩已令瞻聆俱聳而自己之壽福外至之榮寵未足以相慶者惟　朝家尊德尚齒之盛無容贊歎左右炳燭之工去益慥慥遂躋仁壽而有以證來世勵晚學也是豈不爲不出家之教歟萬萬頌禱下誠勞止大闡出於寂寞之餘餘人不勝栢悅況在至情乎此路既開王抱必做亦係次第事須用

願企下生三四年前鬼關餘喘尙奄奄于玆急勢少緩而安域難占調理一失四百四病變怪層出氣意疲之神思昏瞀者書不能該其首末對人不能辨其新舊自顧殘憐悲歎溢然而最可恨者尙未及於朝聞一事而已也人言家禮集考乃禮家之丈尺是書也出於誰手在於何處耶願聞之

與安泰而 燏○丁巳

聖慈禮陟幸普慟隕禮書月前修上想徹覽矣日月迅駛先祖考令公襄禮漸近如新孺慕何以堪勝向有聞於宗子哀執事以令公輓章猥賜喻及極荷不

鄙然令公學問道德既照映省内則豈愚庸所能發揮其萬一也下意之勤不敢不勉奉其僭妄俯諒如何某恒時病卧不能趨預於挽紼之列引領東望尤切悽悵伏乞克襄而節哀以慰慈念

與安秦而 辛酉

省禮白伉儷之痛已不勝驚愕慈愛之慟尤何辭仰慰尊姑嫂氏之喪在弟尚亦悲悼況於親愛加隆德門禍威胡至斯荐疊寔是逆理愈久難抑伏乞常以太上忘情無損天和用為逝者之慰如何言亦不忍拖長非徒無益竊恐只以增懷也比日熇赩去益乖

恒不審尊體何如憂想之至不任下誠弟功服人門衰祿薄前年失兩箇孫今春遭從兄喪固已悲酸而自己摧裂病益沉痼人事徹不得惟待至恭竢而已

答安敬華 命項○丁未

省禮九月惠狀續拜於歷枉之后既感且荷尙珍案右間已歲窮伏惟侍餘服履神護增重爲己之學古今所罕而執事年力富強業已志于斯如非氣稟淸粹擩染有素者其果能之乎且審戒嚴刻苦其克有終不待賤說而有以自致也此心慰悅豈尋常道哉老大底悔旋切倍蓰伊川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愚

以爲此非忽畧於近小志遠大者不可不從事也墓
祭祝文遵用家禮南中通行靡曰不可而此則爲四
世以下四時節祭所製也尤翁祝文須未知原於何
禮而別製然其必有據而此則爲五世以上歲一祭
所製也愚意似甚停當且湖中吾黨家皆用是祝愚
亦以是遵行而欲原其所自出鄙中無是冊借覽亦
難秋間面懇尤翁集中祝文與原委謄示者是已何
用他疑於其間哉伯氏教意果禀告于丈席矣世下
功服人病軀遠役雖出於不可已而已也肥膚筋骸
各受傷損寤寐之間痛聲自住不得以若精力暇及

於尋數者幾何也耶

答安敬華 戊申

省禮索居綦徒非惟古君子然乃心東馳無時可注不謂惠狀自仙湖隧案忪手披讀讀之未半槩想其志彌篤工彌勤不亦感且悅乎仍審花煦侍體崇毖進德超勝伏庸慰賀寔出尋常慕其庭訓天衷任以爲己事之當然是所謂不欲安於小成也早年立志何其卓然有人不可及處耶庸學二書非直爲初學入道之方乃終身從事而用之猶有所不可能者指義之精微在於默識心融文義之艱晦必要熟玩而

詳索參之以先輩講說益之以師友問答理會得一貫底則要不外乎自家性命分上然如愚之孤陋僻無師友給無言語之授受又乏書籍未見文字之的確年過不惑尚未免為人欲之所困焉足以語道求執事則於庭誡已有所樂矣何用他求欽仰欽仰世下一味沈病而月初大家從孫女以痘疫見化情私甚惡前秋惠書果即拜領而覓便修謝矣晚後還來敢此伴呈以贖前日之怠慢俯諒焉祝規說亦在於前書不復提煩

答安敬華 戊申

今從姪氏歷訪欣慰難量兼拜華牘未開緘而樂亦在其中矣有志相感應如是夫謹審履下侍餘體候崇衛學履日造縝密賤誠洗谿不啻若自筆舌出也來教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夫子亦有是訓歟信乎言不可不愼也於知者淺深之間有哉夫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惟望高明則毋察焉夫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朱先生曰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蓋聖賢之教人各隨分量而導之也學者之師法聖賢亦自量

其資禀而進焉苟或立志於為己分上則不幾近乎不問老少尊卑苟能志於道而誠求之復有如高明者則愚必當聖賢以期待師表以仰之矣愚於賢者豈效陳子龠之謂也其所期望亦何必草草若常人而滾同哉且道聞伊川說而起敬則拜善言之卓行也見愚者言而警惰則擇狂之聖心也此而不已則天下之善將盡歸於賢者矣懇到之至不任大願世本心身俱疲廣胖未易人欲之果難淨盡幾度血戰而後始識得乎一動靜一語默無不有天人之分自顧偏駁如之何則可以做得到乾清坤夷之界耶只

恐光陰之不與我也歲一祭祝勤念至此感幸而與

郄中謄本同矣嘗觀語類中有絣論語攻乎異端之攻字處而今不能記得亦謄示如何

答安敬華 己酉

伏惟春風侍餘棣候連護珍重學問日造乎高明服制涔遭驚慘之極夫復何言前臘念間惠狀曉來獲拜慢謝殊悚第其滿紙手命亦足使病情者起敬至今愛玩而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誡貸賀萬萬苟耻於聲聞之過必至於情過而無恥之地豈不誠君子哉世末客臘春初沈苦于疾病近辛少可而終是所

患己私之難克也知之何則可也賢者期我以昌黎之樂未知其所樂果何事士之學古者必以孔顔程朱爲準的如求所樂也必究顔程之樂不亦好哉攻乎異端攻字義近世老士碩儒皆以修爲看之於予心不無憫憫焉前者語類中此節觧謄示之請誠非偶然朱子嘗言一字不明之禍大矣竊欲更加目擊而詳玩以明人已是否望須忩勞示及如何阿姪非可贊辭者此等文字難以口傳斯亦不爲乃叔之愧赧也耶

答安敬華 己酉

月初令伯氏歷枉於積仰之餘旋即返駕旣感且悵訖未之已令從侄氏適玆悤然足慰餘懷仍審侍餘服體安重是用伏慰而又遭功制云驚慘何諭世下依舊樣子而日前奄哭堂姪女悲痛情私無以自容前書昌黎之樂後因退高而證之此固実辭欲爲文章則韓亦可師苟志於仁矣而求韓之樂恐亦徼韓底不出也退翁與高峯書有曰辨析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緒猥繁往往臨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己闕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灑故實以對逐條者何異可使十分是當實於心身無一毫貼當只成閑

爭競以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眞能是當耶此訓亦
足以救末學之蔽矣高峯之上退翁書姑未知何爲
而作也若只以尋數聖諸退翁則向所謂退翁云云
者亦不以爲不服乎愚之所以不敢當昌黎之樂非
以自多於昌黎文非思而不學之謂顧所樂各不同
也晦翁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此是末年定論則愚之所嘗佩服果不讓於先進也
然吾斯之未能信則奚暇於餘事以賢者之穎悟而
所志又卓然則老大之健羨寔出心說敢以無隱也
如曰不害也於愚之不見知於賢者不足論也竊恐

賢者之所樂將不免晦翁答劉子澄何叔景等書中悔也晦翁之悔蓋以爲道不可以多聞博觀而得有所云云則爲相善而懇到于此俯諫焉攻乎異端之義賢者亦右修爲之論諭以爲眞得晦翁之緒論信乎先輩文字之難解果如是歟後人所見之不同亦如是歟愚亦要思賢亦要思以待面破如何語類數節之謄示勸念深謝紙尾敎意謹悉人微言賤何敢望取信於人而有萬一之助也如有力及第當謀忠矣

答安敬華 庚戌

人情固有百里爲遠千里不遠者其故何哉以爲非
心也勢也則人恐不信不信吾何强爲前年臘月惠
書九閱朔而未克謝其可使人人必曉得了歟月前
令堂叔丈見訪備聞安候旋別多悵秋風漸爽伏惟
堂上康寧德履增護大阮查丈被選以其門戶許則
此誠南土稀貴慶莫與比姻戚與有榮矣以其道德
光輝則爵祿何加於夫子哉顧乃尊賢之道而寔盛
世事也爲之攢賀萬萬世下病進業退悼嘆悼嘆前
書所陳晦翁退老之訓只以存德性道問學之意蔽
之矣先儒之用工於此六字上塡教他實事事却實

庶幾免夫遊騎之出太遠而不知返也尋數括綴非
不爲學者事自顧鈍濁一向走著則竊恐駸駸然入
於四有五辟之科所棄也又却不實故嘗讀程朱諸
先生之書至此等誠非唯三復興歎常奉之以爲終
身珮服詩則自以爲因略而致詳推舊而爲新綽綽
有餘裕矣玆敢爲相長仰煩終致辭蔓而意不達還
切愧恨

與安敬華 乙卯

貽阻隔歲有若相忘者然縱欲忘之詎可得也伏惟
秋風壽堂靡寧省餘學候崇泰尊伯父查丈進秩蔚

慰瞻聆況忝在姻末與有榮矣者乎栽培之天餘慶無期科聲又出於至情尤不勝贊賀門路既開則學問之道彌不可以不尊信讀者近日見課在何書朱子曰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大抵讀書之法既有爲人己之分則其爲己者皆從事務上眞用心處見得來須令意思浹洽處推而點驗于日用則自家進就自家知之何古人之自畫爲不可及也交勉之地不覺傾倒可蒙恕究否世下五十年前事已屬之前塵大病餘祟新與舊接刀圭罔功牀第不撤難以致力於筆硯之役將何以酬發軔之初心乎

茫然祗增忉怛耳

答安敬華 乙卯

賢從姪歷顧乃積歲顏面況帶書而至耶忽圻疾讀謹審比日省度神保仰慰之極眏畝之諭謬是何言用舍行藏於我性分之內本非所樂戚加損矣既慰我以無憫且憐我以人不知則賢者只欲處人於樂地而不欲自處爲眏畝之徒也耶吾輩既知囂囂之爲樂則當法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苟求如是也樂莫樂矣復何求哉

自顧衰頹只恨樂而未能也更願賢者及時慥慥焉
世下身疴尚未淸健長婦子瘸稍復嬌兒與次婦子
禮盒在不遠且將尋舊巢擧家䟽䟽無非拂亂爲柰
何丈席先山多在鉛界再昨年營建齋室矣其撤移
之說未嘗聞之河西致齋誠　朝家盛典而足令斯
文增氣也欽感曷已

答安道而　命宣〇甲子

伏枕垂死之中忽拜手命其慰倍常謹審炎劇省餘
服體康重溫知之工年老而不倦區區欽仰之至隱
峯先生集弁卷之文雙擎莊讀可以見道德之懿入

人之深千載如一日矣弟之先容何有於其間者第
其發輝也無復餘蘊則何獨爲貴中之慶也抑亦斯
文之幸也如或廣布則或可忩及於賤弟耶弟亦先
生之外裔也尊閤之意亦有甚於餘人矣從氏喪事
不勝慟悼吾儕年未甚邵而次第見沒理固如是耶
重爲之惻然太極圖說如弟昏愚何敢仰對於高明
之問也其在相長之道亦不可有隱也盖程子所謂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只是動靜陰陽之無先後也太
極陰陽本無先後晦翁之說既已詳矣則更何贅論
也太極之理陰陽之氣比諸心與性之論詳載於性

理大全太極圖洋鄉胡氏說孟子只說本然程子兼說氣質之說亦載於大全氣質之性篇朱子之論要取而考之如何觀善契追八事初非一二人之所擅便者果有如來喩也弟之力若有輕重於其間則弟於兄自謂不後於人矣弟方以痾泄太谷不分將數朔矣以着形證其能久寄於世也桐谷兩度書其出雖文終至專致甚用慰荷

與三從弟君養 頤休○己未

方此餞迎頃泝乃量在家如是在旅可想恭惟凍程千里都御利稅新元客榻起居增秦是用尋常仰禱

者而尊耆之均吉足以致慰三從依昔而兒子客臘念一徒步登程直走錦峽轉至清州金氏家勸起遂尋京路爲料矣姑未知何日得抵而伊來寒甚爲慮不淺淺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夫吾門此事其可曰誣乎以若吾祖不世之大美可以子孫而當此時不得傳之則不明之責姑勿論不仁之罪非從則尊也若其傳之濟事之勞尊獨賢矣於從之不可奪之志尊可默會矣且念尊亦老矣洛下知舊雖不爲不多事上義理雖謂之洞見此時此事

若不盡心志出氣力濟之不得將焉用知舊之多義理之見乎籍或前頭有所營慁意則彼小而此大其不可以大易小也審矣此理非尊不知恐或當局一失申復仰勉須直前擔著爲己任期於必成則此豈非生有補於人道抑有光於幽堂也耶更加審問愼思齋即與館學儒疏及大臣入啓間極力周旋千企萬望從之所搆疏草日子甚迫病思未周未及潤色而業已付送于兒子傻矣後更思之道學一節似涉疎脫若欲添入則當以尤翁之所撰月院告辭與祝文及河西潛谷天使之語討論而裁入如何

答君養 己未

前月初旬念一兩度手復至今披對有若朝暮面討今月初三信息旬三承聞无釋欝陶慰不可量恭惟旅候動靜一道增護獨賢之勞先靈默佑宜無不利仰禱之至令適姪婦奄逝慘愕慘慯病既難治則命矣夫悲愴奈何石湖兄主向患眩氣今焉復常令嬌順娩弄瓦無餘憂云爲之仰慰十分三從病情呻苦度日兒子還家萎苶不振憐憐聞冲翁從承濟濟克肖儀式刑先生之典何其偉哉顧此病廢恨不得翼如同周旋也君子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

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此夫子之明訓也須以是體驗于做事之際如何

答君養 己未

自尊之出矣踽凉益甚獲承去月旬八恵牘第審比來旅體晏重實叶頌言尊家大小節俱得平善是庸仰慰之至三從間作錦行歸纔四五日而路憊例也又添暑泄頽貼床褥若不保朝夕顧以病廢只當任之而長房孫兒以輪感涉月沉綿爲慮不淺先事懸何嘗期必也揆以義理三勳之未黜吾祖之未躋誠百世欠典豈意今日義理若是其班歟一黜一躋乃

一貫義理則何先不可何後不可黜亭之議已於
復位之年自 朝家齊發而爲其後孫作宰者所沮
格未果事載朝野輯要在昔尤翁之言以爲 中廟
諸人脅迫君父終不保琴瑟鍾鼓之樂而卒致己卯
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又陶菴之論不翅直白
嚴正又 英廟若曰申奎追罪三勳之說誠然矣云
則何獨以蔡相之說寥寥爲證左而止哉以此以後
一疏仰籲枉所不已而尚此不得云是甚悶絕事終
不諧則義理之未伸情私之齎恨還可謂千古之崖
也然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況於知窮勢格何

答君養 己未

今此　恩侑誠有隕自天感祝感柷不知所以自容吾祖無孫知賢何用乃爾是雖自家當然底吾豈能無謝哉前月兩度手書非直爲安信之喜在同慶地至今撫摩不忍釋手也敬惟熇熱旅體動靜神扶增穆仰禱之至尊家別無顯故而大宅初三夜有盜兒之患窮節失糧寔可悶歎也三從一味病困小小眉憂亦不無惱我心神是甚苦憐而去月中得從曾孫男可謂見生見也奇特奇特承　祭儀節凡其所入詳詢回示焉所謂門議始終如一將何以祇受　聖

恩慕並懼切奈文病昏精力未能抖擻文短辭拙未
能成樣然吾祖精明之學正大之行未嘗不日星乎
昏衢砥柱乎頹波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一疏闡明百
世遵述而尙三百年寥寥者子孫零替文獻無徵也
其亦不爲有識之慨惜者哉是以不揆檮眛聱唱其
愚略抒顚末固知煩支而特欲發其大端以冀知製
員採摭也然僭越則極矣尊須雯爪點化十分盡誠
力周旋使全篇大旨無一遺漏則此亦發前輩之所
未發也庶幾慰幽明之憾而可以爲前後徵信之大
文字也此責非尊不敢知不敢當尊其可辭諸直前

擔當克有終千萬至望繼後事亦更善爲周旋雖得
一朝職名於祖有光當如何哉返旆之教謹悉是何言
一簣之戒豈不勝之哉還家之心非不知矣而其奈
念厥祖何哉竊恐憂患之過不得其正也更加操存
靜而觀事機焉受祭擇日營闕去月十九日出而二
十一日自本州到付于此二十五日依前例以七月
十九日擇送矣聞或得聞否往問禮曹進退可否完
定回示焉　英廟　正廟兩度祭文撰進人姓名
朝家舊籍必有可考廣詢錄來深望　璿源錄營求
有年矣聞已求得甚幸

惟天明命率循惟人修之爲教始於大倫中廟
作與同明蔚起闡道明理以啓文治惟時雅御出

類拔萃山嶽降英稟質純粹學淑考亭道劇文正
淵源端的門路齊整踐履既篤造詣且深動靜語

黙發人良心牖納羣蒙門生碩輔瑞世麟鳳頹波
砥柱文貞金石化沾邦國朝爲度程士有矜式曰

有臣淨伯仲其德壹 極失位赤心同憤事系至
難只切痛隱逮至乙亥 聖母賔天孤冲煢煢側

竊後前居國有道惟嗣爲本必也正名先扶中
壺齊聲抗章正義難犯有宋四賢惟卿是范誅奸

既骨扶厦將僵嗟卿一疏立我三綱直辭正氣天
地補綸卓彼壁立萬古不磷世級日汙益招仇嫉

傍弩伺釁踊 躍俱出禍色滔天羣情咸懼臺賢獨
啓閤老率籲 聖恩寬大暫被薄譴縲絏非罪編

配驛傳天道善勝不遠而復梅歸劉元洛返程叔
士流欣聳朝儀清肅引復立朝羣奸退絀冰霜有

戒金柅暫繫所以宵人媢毒彌戾迨夫斬伐一綱
難貰御時廬居晨星獨明九死靡悔危言復成遏

避焚藁晦翁心秤元良夙就類省瑤華誰秉國成
德音孔嘉身雖見斥義則昭揭人紀以植天理以

闡微鄉之功大道幾墜質古無疑于今受賜論定
百年時田三已典型雖遠準則在此惟忠惟烈沒
世可謚 賜祭錄後褒答頻 繁獨有未遑 先王曰
咨蹐嚴 太室恩未及時 聖意所在至今追惟
莫謂世曠爲感干支援古致侑伻稱
洞酌矣識不昧庶幾來格○祭文草

答君晉 庚申

春復春生無伴相求素山之素知日復日來有懷北
望素山之素知歲初二夜心晝忽陰於上元翌夜涔
寂之中剪燭披對洽慰憧憧者果如何謹問比日旅
體益復莊謐獻禱萬千尊家大小節皆平善用是仰
慰三從正月之吉暫被勞頓仍添感嗽殑殑度日近
辛少可外無顯警而聖教遣不測之變可謂滄浪而

世道之險巇直由人心之揣四天可怨乎天不可怨
也調用之　命感祝感祝　天命感祝人得而知之衰
門之事胡至此極雖然俾克有終惟尊之能事也不
必待從言而緊慢之也庸知其終激憤勵志之始於
是乎私切顒望先事果已究竟耶顧病蟄不能分一
分之勞一任之獨賢詎可謂慕先而崇德者哉一疏
亦不是歟后於某事向書所謂單力難舉者誠然矣
然儒林與寢郎間終不得其好會耶衰門後生去去
微末若非吾從雖語次間其或有開口者哉是足爲
千古之恨也方寸喜怒不爲人動得之諭誠甚悵哉

從當服膺尊亦加勉也三先正陞　庶事是何等體大而若是虛妄耶昨年秋冬之交從自錦峽來則先是道會委從以疏任而會罷已久矣景心兄又從而力懇從以不文始終力辭矣有是哉士風一至於此戕極可歎也若所營金皆無期爲吾從地不如早還家讀陳篇喫大椀不托之爲安靜也是亦區區之望兒輩之行甚是不可渠也誘以年豐暢鬱姑任之說留四五日善喻之如何古阜先山多有未遑想已諒之矣春秋間將營段莎偷塚亦有未出塲者今山直羅大名之子年未六七而入于簽丁令城主如有相

知之道則甚好

答君養

古木老床日陪伯氏兄主披經史論古今或道桑麻或對白酒少一之歎匪且有且晨夕詠耿憧憧不禁前月九日手翰忽墜於茂林叢竹午陰方濃之中未開緘而缸寒濯清若者信非虛語也況審旅體幷得清健於流金鑠石之時耶伊來風氣乍涼更詢節宣神扶旋不勝仰禱之至令姪婦之喪逝慘矣慘矣奈其脩短何尊家大小節無他警足以之仰慰三從長夏病證不能歠者殆過半而若得生路者纔旬餘矣

小小眉憂不一而足其可曰陽界意味乎旋瘵已是年久則必欲急難免苟且只以有志竟成爲究竟法似得其宜以吾從血誠何患乎纘揚先懿也上言草似此拙手何敢望其闡發也幸得京中如椽之筆而尊必潤色之則亦好矣三政策吾兒構呈其不爲遺漏未可知也

答君養 庚申

錦峽失歛慮無不到其月初旬至高山神奇陵高駕之過已兩日矣稍以慰釋去月中獲奉初吉手書緘未開欣欲倒况審旅體增福伊後長弟得接兩度家書備諦起居連護萬莊諸叔體大事一例利成寔我

恩祖精英昭格我賢從之至誠也極感愴且攅賀三
從峽行餘憊轉成寒嗽尚貼床褥憐憐而但諸儀依
遺實眷均安幸也禮儀愚意若必以玄孫爲註似不
如謹依朱子祭其祖先制賓公祝辭所稱遠孫之例
以別曾玄之渾然禮時爲大從俗從衆又何不可之
有在塗似當有神謁之禮何以爲之耶門中無一員
陪行情與義掃言亦齒酸棊已四舌則正所謂我之
壞矣自貽伊戚也宗子之登仕望聞亦欣幸豈惟吾
一家之私也其任世道又爲之萬幸其克有終予日
望之病若少間當中路祗延矣

答君養 壬戌

初三昏黑卒卒修覆轉付邑褫未及登照十一日手墨忽墜於念間珍緘未圻鬱陶先開伊來秋風漸高不審邦時実愼還即有喜比日節宣益復淸健勞梘之餘寶眷均迪貴畝向熟遙以仰慰令姪婦之[illegible]前書云云復何言哉三從病軀可蘇不蘇而至廢書外他疾憂頑洞燗愈度日自歎窮道之歁歡也丘嫂氏禪期近臨亦復慨然尊之遠遊固非其時然顧以吾先事可謂匪躬之故也亦非獨賢之勞乎不可但以恒其德爲貞則是亦命矣何悼惜之有至於旌表凡

爭誠之爲貴无妄以體之不息以用之凖的于時不
可失則其終也豈無一蹴可到之日乎若必欲屑屑
焉急急焉則不惟不能達反以先辱其身而亦恐忝
及于厥祖矣此箇義理學亦講之有素則何用更煩
只是過計之慮遂及於當局之或迷爾復以默會如
何上言草今纔構送文短辭拙何以形容得萬一也
更願高明點化筆削惟意之爲而猶以爲敗素古帛
不可以丹青則或別製或乞于大手極盡其發揮則
豈非肖孫之道乎實所萬望趙東岡後孫間或尋訪
耶其御史時薦目得見則甚好

答君養 壬戌

此時音信屈指而待去月廿夜手墨忽到於剛反之日有若地雷之鼓發生意忙手披對備審至洹旅體所愼勿藥有喜實叶勞禱慰豁之至至若餘祟之猝難康復乃是微陽之不能勝羣陰也其所調護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並須安靜而養之飲啖而扶之惺惺爲節度如何貴中諸儀皆妥迪爲之仰慰三從月前峽役辛苦往還餘憊尚圉圉理應如是奈何先事以吾從繼述之至誠透得幾重關子而一失好會未達一間耶所謂成敗利鈍有非人力者也然未

檢非脫則斷不可斂手退步坐待自成也審矣敬意有若欲屬之不經事愚姪然是何故也設或渠能做得其在慎重之道固當專靠不得況從之於姪其處義之精觕見事之生熟不翅天壤隔遠乎縱渠愚不自知豈從亦不自知乎家其拜謝與書謝之際何不同往而齊名必使獨拜而單銜耶竊寐思之不勝歎咄渠或有迷亂之端必諄諄然善導之耍與高兄爛熳議到而從自直擔硬著做去千萬至望事若遲緩渠則不得不下來耍勿挽止也如得回啓則 贈療乃次第事也必籌嘿運如何所謂俗例當斟酌豐約務

歸稱停何可遙度也盖吾儒做事惟誠信為貴豈物單使然然亦不可無隨力表情以爲償功報德之義也亦諒處焉大僚之見稱預爲之榮感而愚不能無惑以若當世之斷斷休休而獨不得先行其言耶然終若踐之何傷之有瀛州昕懇勤念至此還用不安尤禮之違料何足介念耶儀禮五禮儀不可無者幸圖之否外他緊要之書想在商量中矣

答君養 癸亥

六月廿一惠覆承領於秋初厥后兩度信息長弟憑聞從審寔愼旋復淸健實叶勞禱足令欝陶開豁實

者均休亦用仰慰旅瑣之喻已是可悶將行拂亂其所爲者耶將困於心衡於慮者耶其將玉汝于成則鞭驅之戒誠然矣何必區區於得失爲也先事一則可謂彈竆力竭一則可謂獨掌無聲然孰無此心此心此性磨滅不得則皆未之思也更待幾年積累誠力可以感動得天靈耶并諸從戻洛者頗多云所謂門議要不出此賢者更導之以仁諭之以義且叅之以機會若時不可失則另圖之如何從亦庶竭淺誠矣三從自六月中痼泄也項背之牽引也支節之流注痛也羣起合作幾乎無我幸賴造物者命藥金風

若可少甦焉有生意能復到嚴霜殘卉哉所謂精神
寂滅若枯木死灰至於家狀文字倚閣數月則到今
思之其無異乎前塵者幾希矣將奈何促鬧之圖得
不有誠勤何能乃爾然自下周旋揆以事體雖更見
滯絡不若自該曹直付之爲與重茲齎還送未知尊
意何如城主既作本第行則可以面陳顛末而起念
於立閒等節乎至望至望惠箋分送仁風於千里之
外良感則感矣何不代長夏春衫之典而念及於此
耶

答君養 乙丑

四月中修謝付邑郵竟歸石頭可歎間或得接抵伯氏兄主書稍以為慰丘隰水潦風寒不時卽惟比來旅體增護興寢有勝勞覛之至三從胙冬于今以浮腫漸面部與膝脛迭相加減水道黃赤劇歇無常雖不至委頓痛楚神氣精力自不覺潛銷暗鑠幸藥餌扶吾近得少可耳賓眷皆安造而伯氏兄主氣力尚旺於再昨年矣時或手執朱書一卷陪話於竹樹之間無宅雜語聲到耳上有好鳥相和鳴亦一快事也前書所論維谷之歎既知其超脫無術當任之蒼蒼而處之坦坦何必著些私吝心而預以為心疾之慮

也歟朱子答王龜齡書曰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
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
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盖此語足以爲表裏交
養之妙訣故爲左右誦之幸諒之否斗卿之云亞不
惟可驚可傷彼時吾從之在旅情景至今追惟不勝
其悲咽復何提煩敬世逝去亦甚傷痛想即聞知尚
何言哉錦山丈席爲　皇廟封章聞之眞能使胷中
浩然讀之信乎麟經之義不墜於地豈惟吾黨之幸
抑亦有國之萬幸而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矣洛下物
議以爲何如云耶想必少有總發之不暇而落落未有

閒焉甚欝一玄一饞足以當一兩日酒與而何必念及於在家者耶

答吳徽昊 元欽○癸亥 同門人

各在衰齡幸托脫契有時贍頌非直爲白首相憐不圖獲拜先施惠狀感荷良深而第其過情之喻實有愚昧者所不敢當只增汗怍伏惟比日旅體萬衛滿腹詩書生涯優矣一天風月吟弄足矣來諭所謂心欲世味正在何界必有人不及知之妙願聞之記下長夏淹病所謂殘課已屬之笆籬邊歟知之何臨楮之悵先獲我心

答吳敬昊 甲子

維夏所惠手詮承擎於伏枕呻吟之中三復醒然尙慰阻仰而無計討謝悚慭罔諭伏惟凝陰體力玉攝眷聚錦安年將七旬猶戒自晝至不覺赧然云炳燭篤志何其壯哉馴而至於衛武之年則其所造詣有非餘人可以量測則不惟健羨敢又勉旃紙末垂誨假借期望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光使人恐懼蹴踖無所避也竊恐執事者閱理之明知人之哲或未盡善而然也耶後勿如是如何記下天賦昏弱又病膏肓年後銷鑠到今精力可謂末

如之何只恨歲月不可復得而義理不可盡窮也

與宋仲皓 綺老○甲子同門人

阻仰如渴夏初因冉從氏丈書聞榮被新除深以爲慰伏惟疑陰仕候蔓適盖我先生抱道不試良有以也其心何嘗忘當世也顧門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姪足繼其業同學之望有非尋常之比况今甲子元年新政雍熙此亦賢君子效忠宣力展布抱負之秋也一命於左右蓋未足爲深賀而出身事主由此權輿則亦不曰存心於愛物乎課忠責孝於國承家卽是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生者則

區區更願齋居暇日閒以溫知勉自樹立用光斯文千萬千萬託契深厚不敢循例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座下以爲如何此會少一雖情私多悵奈亦先公何記下年去棄退病與軀謀恐卒於無聞恨恨義賓云亡極可痛惜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異日事業深有所望遽至於斯重以傷嘆禹雅之逝亦爲愴然留本幾月兩見不淑天其欲使斯文不振而然歟吾黨想亦同此懷也

答朴南吉 憲銖○甲子 同門人

每冬一會足聚雲散歡情未展離端旋起政如饞者

當綺饑未充腹尚勞流遞暮春眞詮因風而隱有若
神會非直舒潤咲餘悰也因之三易序矣伏惟凝陰
經體清寧鑽研彌篤躍躍出得超凡入聖之路否拱
禱之至推遠之械雖屬過界無以仰慰弟所謂痼疾
年後年如今夏則尤有甚焉風燈之待盡殆五六朔
則幾何能支吾哉極圖疑義果欲就正者久矣然此
實造化之樞紐性命之頭腦則不可以片言短辭容
易說破於一朝夕之間也然顧白首紛如急於朝聞
不嫌出位敢以逐條仰稟於丈席適又病憊眩忽其
遺辭也恐亦未免不達之謬矣還切悚嘆安得更與

高明從容揆討於明窓靜几之間以闡發微奧而開此旨疏此塞歟懸仰切切老兄所對想應精切而始未見得甚鬱

與姜晉之 長煥○乙丑 同門人

阻來半歲漠若曠世四月中見石泉書始知御者有荏島之行驚悚之至累日不能自釋不審 恩譴出於何事到海何日取道何州水土風氣不至甚異否飲食居處能便安否官屬能習能知敬否瘴癘之侵蠻蜑之侮在所難免將何以消遣長夏耶動心忍性困不失亨前輩所以處變之道也安知非玉汝之始

於是乎遠外凝情惟他日相對鬚髮之勝昔區區何
禱第客冬以來偶苦浮腫漸面部與膝脛交相加減
至或心腹撓悶神氣冥漠所謂殘課屬之笆籬如是
而可能有成乎恨恨彼時桐谷安否先生久患手瘡
因設鍼藥久未復常說不勝驚慮允卿亦以憂撓坐
停會行可歎自聞任駕即欲撥候此島於吾非惟路
左叩問無處今茲專价則其人微地僻從可知也俯
諒否前月十四日先生以華陽洞 皇廟事上疏
批下下段若曰所陳卿或慰之未周歟向日慈教既
明且備禮有損益維時為大今日之舉豈有參差於

先正當日志事求鄉其諒之云云蓋旣徹廟額之後一世寥寥而惟師門特封此章則信乎春秋之道不墜於地斯文幸甚詎有窮旣此乃京毛所接而疏本尙未得見桐谷信息間又阻截甚鬱

答禹可會 秉鍾○乙丑 同門人

嶺雲靄靄瞻望勞止伏惟肇夏省體王亨鑽研如宜不負如年之日否向風馳仰不任區區某年病俱銳所謂尋數不得用心且遠去師友之益謦欬不及于耳如是者可能有成乎盛課大易非不美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未始及易又有假我數年之嘆則易

豈易言哉朱子嘗云莫尊於易而未易者又云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六經之中易尤爲難又以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四書信斯言也幸姑少緩更加致力於四子待其理益明義益熟然後乃效晚喜之學則自應有玲瓏穿穴不言而諭矣愚亦未嘗無意者自顧魯劣不敢妄生必通之心於聖賢之所難也今老矣竟未再讀尚不能窺象數漆籬曷足以甚見予之意惟以相長之義又不得不盡其愚而錄在別幅推明者有以冥會也

答禹可會河洛問目 甲子

伏問河圖洛書之西南兩方交易者何歟河圖之數十對待之體也洛書之數九流行之用也而先儒有曰河圖言其常洛書言其變然則河圖體常之中無變之可言洛書用變之中無常之可指耶且圖書之位與數各於所生之卦合耶不合耶乞
賜的確之教焉

河圖洛書位與數之不同體常用變之說周易總目朱子圖說及其小註王齋胡氏說詳矣且其所生之卦合不合亦胡氏兩處畧言之其或不曾覽至耶蓋河圖自是河圖洛書自是洛書各是天地畫出底

不是人強去教他進退交易則聖人之則之也亦只是依本子而已河圖左旋有相生之象而火次於木故伏羲以之立象洛書右旋有相克之象而金次於火故大禹以之立象然合而言之生必有克克必有生此圖書所以互爲體用也分而言之圖書亦各自以爲體用也聖人亦各因一事而取則焉則何嘗拘拘於方位之交易而強爲之變通也

河圖雖以對待爲常數之體其相對相克亦豈非變有用乎洛書雖以流行爲變數之用其相對相生亦豈非常有體乎且虛其中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者

河圖之體常無以異也偶嬴而奇乏奇嬴而偶乏之河洛之用變雖若不同而其一陰一陽迭運而相錯者亦未嘗不同也

所生之卦河圖則不協于西南洛書則悉協于四方胡玉齋既以證河圖之用變洛書之體常又以爲先天八卦云云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後天八卦云云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也用此例求之則其圖書之位與數各於所生之卦合不合庶幾可推而得歟

答禹可會太極圖解五殊二實問目 甲子

太極圖說解五殊二實無餘欠精粗本末無彼此此兩句之義可得聞其精詳耶

欲得處家之道一兩字要言而此未易也竊嘗觀近思錄引易家人上九爻辭曰治家當有威嚴又嘗觀朱子書有曰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始得知曰嚴曰和正是處家之要言然第恐嚴與和氣像懸殊不可兩從之奈何能此嚴和苟求其相通則以和爲嚴之效而後可耳未知果無害義耶並伏乞

賜教

五殊二實蓋本於通書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
定之語也朱子釋之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
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爲之名耳又曰二五一萬
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所謂二實一實
者不相礙也然則五殊二實之義不必更之說而已
自分曉也無餘欠陳北溪曰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
爲一非有餘蓋一者謂陰陽也餘欠謂太極無乎不
在而亦無乎不完具也天下之物未有合而不太多
而不少而所謂太極隨其所稟各自全具則朱子月

映萬川之諭不亦了然乎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天下無性外之物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精粗本末而太極之本體於精於粗於本於末亦未嘗有彼此加損之不同也

蓋嚴與和禮之道盡矣又求其要切則必也中乎家人上九有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戒先嚴其身則豈非所以律身以禮歟朱子所謂親不和則家不可齊者亦非所謂孝敬者歟蓋嚴者禮之體也和者禮之用也體立而後用有以行然有所不立知嚴而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苟欲以嚴與和爲正家之道中不可以不知也靜存而惺惺乎不偏不倚動察而拳拳乎無過不及嚴而不至於厲和而不至於流嚴和相濟則雖不中不遠矣大抵處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已矣倫理既正則嚴在其中恩義既篤則和在其中和資於仁嚴資於義節之而無過文之而無不及則禮在其中矣然則嚴和二字其氣像雖若懸殊其實體未嘗不相資也何必以爲以和爲嚴之效而後可耳云爾哉在相愛之地不敢有隱妄論至此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也

答禹可令問目

再昨冬以處家之道嚴和爲要與否及太極解五殊二實無餘欠精粗本末無彼此爲問而來諭於嚴和間之以一中字於五殊二實引通書以證之於無餘欠直以朱子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一非有餘之訓明之幸皆有據何慰如之但精粗本末無彼此一段答教天下之物莫不有精粗本末而太極之本體於精於粗於本於末未嘗有彼此加損之不同也歟云者容有合商量者矣若泛論理氣則高明之諭不可曰不然然但此段本因

圖說中陰陽一太極五箇字觧也本文旣以陰陽
對太極說則朱子亦必因其文而對待說以觧也
謂之不對說則己苟對說則其必於精粗本末中
分彼此如五殊二實中分言餘欠之例也求之語
例文勢固皆似然而又其下得底字義亦各有當
蓋陰陽比之太極太極精而本底陰陽粗而末底
精本之與粗末實有彼此之可分也雖其粗末底
二氣實本於精本底一理故斯其所以曰無彼此
也若謂這明邪氣之中理無不在之意則何必用
此精粗本末字而乃可也雖謂之消長屈伸無彼

此未爲不可又謂之洪纖高下無彼此亦未爲不可而惟其此等字俱於理與氣對說處非所當也其曰精粗本末則理是精本底氣是粗末底而正當於理氣對說故也但朱子初不別言以精本粗末故後人未易看得然朱子文法多取辭順而其命意則自活活者可也按語類有曰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以至答陳器之書上則順言仁義禮智而及下分屬四時處却換義禮之序令此精粗本末恐亦取其辭順云爾則其分屬於理氣也精本二字換看如彼義禮之互換有何不可

也亦安知當日朱子之意必不乃爾耶愚見雖爾不敢自信去夏又問於一友人其人嘗遊於洪梅山門下者也渠云有李洛汝者亦有疑於此撮取諸賢說問於梅山而梅山之答甚精詳鄙人喜之求見其問答則有合於鄙心去冬又從師門得性理論辨來見其中春愚兩先生亦嘗以此有問答乃意梅翁洛汝似皆於春愚集有見矣此二書之得皆後於盛喻而其意似長故從令欲尊信之未知以爲如何竊詳來示似於此二書未及檢看故茲以別紙並錄其問答書以呈切乞覽過後垂可

否之命焉

同春問愚伏說

陰陽一太極註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云云性理羣書註曰太極爲精陰陽爲粗太極爲本陰陽爲末云云此註恐誤栗谷先生云精粗本末皆氣也一理通於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也云云後考朱書八卷二十六板有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論語註亦曰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云云與李先生語合如何

尤菴說

五行之質與氣皆不能外乎陰陽是所謂陰陽無餘欠也陰陽之精粗本末皆不能離乎太極是所謂無彼此也

玄石說

五行之異陰陽之實同是一理故無餘欠陰陽粗末之道太極精本之本然元無彼此故曰無彼此

南塘說

五行之殊即二氣之實五者非有餘而二者非有欠太極精本理陰陽粗末氣渾融無間而無彼此之別也

洪梅山答李洛汝書

少時以圖解精粗本末俱屬之陰陽無彼此屬之太極謂陰陽之精粗本末理無不在後更思之若泛論理氣渾融之妙則固當云爾若至此硏本因圖說釋圖體故圖說以五行對陰陽陰陽對太極而渾融之妙故朱子亦以對待立說其言五殊二實則無餘欠則一也精粗本末（精本太極粗末則陰陽○本註）分無彼此則一也如是看則均齊明暢諸賢說各有其義而南塘說恐得其精云云

蓋通書與太極圖說實相表裏而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故朱子觧之曰盖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
爲陰陽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
欠間隔哉盖嘗論之所謂五殊二實不能無精粗本
末精粗本末亦不外乎五殊二實則所謂無餘欠無
彼此者皆指太極之本然無乎不在無乎不完全也
故不以分合而有所餘欠不以彼此而有所間隔然
則此二節恐當以互文看而要究其大旨不過是二
氣五行化生萬物天下之物無適而非五行之變五
行之變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

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盖聖賢文字辭達而已則何必區區於對待而反以害義歟朱子若以對待立言其於五行一陰陽必因五殊二實而解之其於陰陽一太極何不引二本則一而解之歟若以精粗本末無彼此爲理氣渾合無彼此之解則二本則一之語未足爲理氣渾合無彼此之義而亦不爲對待歟諸賢論辨亦及多謝多謝非尊之賢愚不得聞此言也然人見固不同前此鄙說我乃言之反懼其繆戾今得見乎一二所暗合者幸甚所謂五殊二實之說與玄石南塘合所謂精粗本末之說與朱子栗谷

同春尤菴合梅山說則其少時之見較似勝矣妄論至此悚悚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也前書分而爲五非有他云云乃是陳北溪說而傳寫者誤以爲朱子說其不敏之過自所難免恨何及焉

答姊婿高愼言 世鎭○戊午

寒日益甚贄日益困耿耿一念無時不到望外教牘轉轉飛墜於涔寂之中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言謹審比來起居增福年例衰相外別無加損眷集以此均安仰賀仰賀婦身蒲柳之質不秋先秋所以自護不敢不勤而每之毫發病輒沈痼挽近

則累經嚴霜可謂吾衰也甚矣至廢人事將復焉用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弟則未大十而幾六
十病也自脩與養病各有所優則良亦有効也座下
之不及邵翁豈可卑委之古今不若也寔昕稟之氣
有以使之也其於命何求每嘗一晉拜敘多少又以
慰堂內喪慽而恍月惕時遂至於隔年誠非此心之
罪也已所獨知人所不知則安敢望其善恕也然尚
圖之則自不能已也天警恐非間人憂所可如何則
所願只是年豐而已秋間白雲洞李戚書亦轉轉來
到而業已修復欲付之貴中而亦不得的便其病廢

一偶世與相違推可俯燭矣用茲付呈歲之前後因便傳致切仰

答姊婿高愼言 己未

仲春下書尙尊閤案右時一奉翫有若朝暮拜也無便稽謝雖致非慢之慢反不有愈於拜書卽復因復寥寥者玆伏惟比日靜攝起居神扶康寧眷儀均善仰禱區區之至婦弟自去年臘晦宿病復作訖今疰劇無常方設大劑而姑未責效從此回甦無復可望而膝憂鱗疊眉展無暇此可謂寄世之味耶時或惺惺乃心膽注非前日比也其於形不從役何嘆嘆金

郎之未克遭拜謂彼時杖屨再度出洞遂失承候第之不得修敬適病劇未遑未或俯燭則厚誚當然而道高一節皇悚之至以若高年宿德何忖度之不盡答而遣辭之太過中歎意者讀東銘未熟也好呵好呵各在衰齡病又相鄰寒暑戒嚴行止須人一拜之難不其然歟天若暇之以清和病若兩得其輕健幾何而不圖一攄此積蘊也子憲兄道剡果然否若爾則豈勝攢賀也元彬會行落莫云可歎

與吳穉善 巽善○丁巳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暮春乂雨伏惟純孝感格

體力支勝某五六年來得病沈痼凡於書疏問閒絕不能役精力修舉年前哀兒連經重劇區區備冀異時可得稍甦切欲專致一書以道此懷且候左右哀齡與寢之狀日月無私居然不及之恨尙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且顧犬馬之齒僭與哀同以著攝頹竊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傷孝之戒在所深軫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亦不可不思則其不可以成喪也審矣千萬節抑以慰遠懷趨慰菽然伏紙增涕

答鄭伯遇 喪老〇甲寅

積歲兒關人不謂復接故人音耗何來瑰緘飛墜於離索鈍滯之中耶因審雪裏小車下山氣力尚旺欣豔快豁實符賤誠且發軔湖省前導雲衢老當益壯者古今一轍伋爲之默禱疇命與病謀外無宅可云云一夕鼎坐暮年不易得底事而難以致力亦可歎也教意良感而果先有所議到處人雖微迹雖賤其德可二待其下回更有相知之道也恕諒如何餘端急咳甚不盡備所懷

與鄭伯遇 丙辰

頃者敬夫來亟問動止比日秋高體度康健洊用伏

慰間復若何初年之志今爲蹉跎者閒說話而居然已過知命心契漸落年儕亦疎寂寂寄身溝壑生死任之亦豈無自況於其間草木同腐終非吾人所受之望朋友之恩常謂何幢幢馳仰不出于頴弟犬馬之齒雖在長者之後老奈何則亦已多矣近又右脅麻痺寢驚夢悸殆不能支吾嘗欲一造以攄山積又與芝山學士鼎坐撲討軒輊古今疏散壹鬱病前蠢動亦皆須人秋務方殷負且乘之爲戒也常患不容易見證方瞽訴莫之遂重爲之忉怛向亦呻吟中敢修替函之候日望德音之辱竟爾金玉其或罪之以

不遂與惡語耶既被不越則弟之惡之其能可已而已耶白首相望想亦不無此懷也金壽里處相關可無歸正之道歟先儒詩有云幹麗堯天下清風在許由分中無棄物猶挈自家牛此固然矣而非直爲此濟接計拙時或忿到方欲起端金籍仁兄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其所經紀幸或一一俯教耶

答鄭伯遇 丁巳

雪竇璧函正是新年一初聲徽況承信息之大嵬西山嘗以爲書勝於面殆不近於恙言傷信也歟拜前欣慼有非尺書記存者比謹審氣力清健逝新益泰

若是者安往而不享壽為之如祝弟年例衰頹尙矣而氣候之不齊日再三焉是可謂陽界意味耶向復哀辭同病相憐弟先於兄兄可知也兄有振振之慰則弟可知哉以若苦孤果獲拜明誨則庶幾快活矣千萬之企爾教謹悉但人微迹賤而能動得人意者未之有也且此誠近古之道則兄算亦不幾乎一失者歟加一倍默運如何

與高德偃 乙巳

大野白雪不無興致仍北望蓬壺風光想逈出麗澤之懷常憧憧往來華翰適於此際忙手披對無異合

廂其喜沒量況寮殘臘侍餘棣候晏重今允勝冠又
勤於課工其以成人之責已自任矣尤何等仰賀季
氏亦醮姻家凡節極愜所願云德門之慶臻臻無窮
可期也重為之慰悅而第姪婦母女不健亦多時矣
寒節泄痢尤非細疾遠外愁憐實勞我心第秋間客
湖仲冬還巢殘骸病憊固是可憐而年邁志退恐遂
無聞尤切自悼寂可憎者兒輩看省豚犬於天運何
狀叠廂初擬晉叅條末以睹盛禮巧值違纏至今多
悵仙湖喪事慘慟不能已已今復何言

與高德僱 丁未

省禮邊雲何事入我夢頻所懷伊人完在山中央謹問暮春者侍餘服體衛重伏用念祝賤誠不任第一味病躬三春床簀名山大川未嘗不潛玩箇中竹節甚廢無緣去登臨非山舍我我自絕之則第待修鍊飛去是圖見今無故而姪婦歸日在郎慰甚幸臨深望

答高德優 壬戌

去年十月自錦峽歸手命虛辱以悚以悵若失一面禮豈謂尚稽討復求其奈僾㮄無緣若關河只是一念憧憧不爲山川所阻即玆季氏惠然顛倒逢迎雖

不覺曠歲闊睽也仍審省度節宣益復清寧寶潭諸儀以次吉迪何等仰慰之至第膏肓一疾本之熱鑠濕蒸纔經一夏有若百戰疲卒獲逃一縷於萬刼瘡痍之中況崦嵫短景無路可挽雖欲浩然乘化賦此昔海而又不可得未知何以了此殘喘耳任嫂氏禮期奄過彌增慨然而望述家姑無他警幸也力疾謀草不旣

菴皐集卷之六

蕉皐集卷之七

書

上鄭戚兄 在洙○己酉

謹伏問静養體度履玆萬旺眷儀茂膺神休仄聞抱兒夭逝於客臘是何言歟栽培之天實所難測暮境絶福曷以致此若其爺孃之錯愕慘痛有不可忍提者在賤誠别有所惱慟寤寐念到不覺潸淚之滲然況忝親戚之末而生死未即聞知者歟然蒼蒼者非人可奈奈何奈何深自寬懷矜憐之澤益厚於眷愚之侄女千萬不任伏乞之忱胤君會行漸邇必以壯元郎應否泰之

運深用贍禱中表弟年來病情新舊交添四方之志消縮爲床簀間一塊廢物自疎於先進丈老提撕警發之側有若卷中人可尙而亟不可遇也幾何而進了一步也耶自悼之至益恨孤露而已家侄爲渠姊慰方廷拜軒下而與胤君已不相能矣常恐轉激而益增悖慢之失雖姊弟之間曾不許種種來往也旣又思之其愚有非乃叔分量所可移也然爲其叔而焉追其罪是以惶恐退伏不敢踆以言語文字一有自明也終有所不可已而已者只攝於尊嚴而不敢披露心腹則是欲密而反疎益與先認戚分而掃地無餘實非區區之所敢安也且欲件件

條辨則反涉於肆慢欲只舉大槩則疏漏難實乃以
一言蔽之曰都不審於天人危微之際而然也每以
是先自警惕次以諄複於兒曹則徧駁之質猝難變
化但誦讀節天運之句而究其所以則未出於正者
亦可能教化得耶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信斯訓也雖至愚大惡庶或見原於仁厚平和之中
矣深考其歸則其情也固惻矣肆敢竭誠殫愚說與
泮去伏願特寬既往俯賜納約之教使不至於恩義
相掩則亦足爲惠而不費渠之感幸乃叔之感戢何
以異乎如新受賜也恭俟萬萬

上鄭戚兄 甲寅

間有傻擽每關修候竊恐停祭酬應之勞也亦不無悚然于中謹伏問新元令體度康寧眷儀鴻休伯胤外除寔出於 朝家敬老尊齒之尚典而於胤爲不擇榛之仕也百里雖小亦足以代負米之供其爲榮幸孰大於是樵牧之傳聞者已不勝其欽歎况暮境專城之養豈不曰有是子而善於繼述也哉實協伏禱誠切攢賀咨臘令三抱婚禮利成顧吾二姓之故可謂敦乎仁矣人稱新郎極佳妙云而昏時病不能往叅爲行姑未及相見悵嘆深中表弟一病三載

餘祟尚善殘喘微縷延至于今遇事觸物只增孤露之感而已姪女殞期不遠云果能耐遣而其或新延時挐去耶無已則退待數月亦如何

與鄭叅判公麗 鎏○庚戌

阻懷非遽數之可能終也燕人之迎送悉感而坐視之言未已惶汗出急須撤悶萬里之駕平安利稅稅後省節益復神護堂上緋玉伊誰之榮大孝尊親孰事其孝矣夫伏用攢賀不能名焉戚從寒一益甚病一益添況奈蕭柳衰不待期顧乃形骸事只任之曾祖墓主山上峯曾見壓脉偸葬相距多不至二百步

內白虎近又遭此患坐立俱見計不過五十步葬者
索相不得則固知難掘然執事幸勿以此子子弱子
孫爲有後而恬視之若以平物我心之義合內外孫
之事出氣力直前擔當則實有可圖其爲幽明之感
幸當如何哉南平倅（李正鉉）於吾曾祖爲外孫之外孫
而與吾城主（李在鶴）族誼甚爾云是亦可謂天借便矣
轉次周旋爲先自此以告郎賜之嚴題又以刻期推
尋納上即地掘移之意傳令該面任與山直漢使之
十分震駭之則似可以出場矣滚用入諒期於一清
墓側而保護之千萬切企城主於吾家亦有舊契耳

與鄭公麗 乙卯

時序流易常事已過撫辰罔極想必如新而有若昧然於悲哀之際若是者何以托情契而可以仰寬其萬一也夫子曰敬爲上哀次之戚爲下竊伏以孝思純尊自不料衰齡愆度柴容變而易致無妄之毀反而失之寧戚之誡則難以保後日之全知玆敢以不肖孤奄奄垂死之悔伏乞倍百愼毖以終追遠之孝也秋意漸高謹問哀體調息益護支謐眷下均迪否區區伏禱之極仲夏俯復下辭肶擧至於飭書之詳叩亦可見讀禮之勤而觀理之切也果以何書濫繹

耶戚下晨夕虛堂抱膝而嘯曲肱而寢完若入定老禪萬事都酬冥會略可以存心養性用收一須之功而憂與憂接病上添病焉有神思暇及於佔畢求紫陽全部嘗欲用作畢生家計者也稍得惺惺時祇以爲几案間摩挲之資而但恨霜葉難春夕暉莫挽一未得與左右相對於明牕炳燭安靜之室大開口討論質其可否正其疑似以追得往哲緒餘也潰綿之禮既不得行則香茶之奠常所願言而靡日不耿耿圖之二竪難離四大不前亦未知何日可能遂此誠也

與鄭公麗 丁巳

歲月駸駸春又强半傾慕日積伏惟載陽靜體增旺眷集切福無任仰禱之私令從叔兄丈喪變驚怛罔已其後事誰爲之主言念其生平不能自振重爲之仰傷昨接賢戚槃審洛駕戒在晦初自是拜除益闊尤不覺恨恨然座下之仕止非惟湖南之重輕而乃蒼生之係望也兩翁領袖之責其誰任之讓之誰乎如曰世衰道微難以挽回此誠孔孟以後千載如一日矣成敗利鈍有非人力可及陳力就列是臣子之大義則豈不以足了一世事爲自任乎以愚揣之座

下于今其才德也足以有立名位也足以有爲交契也足以有相乎矣其翕縱低昂之自有準則蓋亦有不期然而然第當側耳竢之朱先生有言曰士大夫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善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不可以不審也座下之辭受從前已有雋譽今爲知舊之俱瞻則亦不可以外慕之重而自持之輕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子思引之以爲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補仁之道不獨專任乎洛下則濂閩諸儒亦不以彼省也都御歷訪于錦谷與石南一以啓

講劘之路一以審出處之義則其爲應遠近應世之道亦不爲並行而兩進者歟閭巷微賤何敢容喙於朝士進退之際矣自輕犯非分之罪也固知萬萬狂僭而且賤之於貴顯隔天壤之殊其榮枯歡戚亦不無與同之誼肆敢竊以爲一得而仰陳焉幸或有裁擇者耶戚下病伏三冬得春月餘宜若少醒而尚未輕健凋落常先於羣物回甦每後於衆芳顧所賦者然恨可及焉楓臯集還完耳

答奇承旨羽用 文廟○甲寅

一區孤寄任意枯落遂至身世兩忘春間家兒自京

來擎進手墨未知何緣仰塵記箕中耶半世相從未曾有也況其辭趣超然乎樓臺簾幕之間退老詩所謂前溪寂寥過遠江還有聲也脫卻紅塵一萬重來從物外伴癯翁底意也尚不勝珍服條間汲駕有日伏惟覲節康福湖西先生甄拔得幾許駿髦冀北之野馬羣遂空則上賞之受宜不讓於他人也㭾㯕懸祝戚氏得捷尤用欣賀其克有終豫爲之大頌身病辛苦萬狀曾日月之幾何已令一世有爲之士付之寂寂之笑久矣自我觀之一鄙夫使人視之一野氓所謂後進者見其鄙野皆別處向去獨帶殘經終暑

默坐兀兀若學佛者樣見以是謂之有光可乎言貴忠信友當切偲何用太不近似之稱而浪費云云耶亦好笑也京駕復在何時病軀無由進討臨楮冲悵惟祈以時莊重

與奇弼用 乙卯

恩譴恩召莫非玉汝于成爲不勝感祝伏惟瘴海霜炎不染夫髭髮而執御利稅省度無愆體宇勝昔否前哲遺此何限而舉皆一誠字上做去仄聞座下不以旅瑣之苦而廢呻佔之工云已極欣豁不識見課何書而誠之得力果於伊川元城深淺何居大寒後

陽春雖喜其同來高崖顚隧前誡孔昭亦須更加居敬窮理而律身淸苦制行嚴謹粹然以醇儒之道自治如何如何高明於世路不翅若燭照龜卜矣何待賤勉求區區愛慕之私不覺懇到耳第杜門夷曠之野世緣都息亦堪聊遣而第大病餘惟空殼子存四百四證日復日作譬如弱壘失守八面受敵其何以抵得耶外他憂虞亦不可一二言也毫墨替賀仍稽于此可蒙恕究耶前秋追伸一謝付之景世矣登徹未力疾艱草

與高承旨翌如 時鴻○己未

昨蒙枉過若將恭承徽言用慰顒慕緣忽忽因副素誠尚有愁如者存從孫還開徒御已戒尤增悵然伏惟西駕利稅動止益莊北軒將啓貴裝整頓一否座下生長偏邦之下邑易水長城雖從古紙上披接想辯鬱不得見以爲恨矣今忽馳半萬里聯燕京足可爲一覽之快然高人行止不須如烟雲之過目其覩物之情記績之筆必嘿會到人所嘿會不到處範圍到人所範圍不到處常以存父母之國爲心則與向所謂快者孰多少哉竊爲座下䫉之俯索別語病思昔涸憂憂其難哉況自古及今使車贈言者指不勝數

名文巨筆未嘗待後作者不盡其辭共然情有所不敢往者補綴已陳之芻狗用附微悰默荛如何第昔疾鬪作一味刀圭便成活計無足聞者而幸無他警耳

與高塈如 辛酉

赫爐氣熠秋令莫售因時興懷寤寐勞止謹候即辰靜體節宣神扶泰亨寶閤上下均得休慶東壁淸選瞻聆攸暨固莫不欽嘆聳賀而區區者特百常情非直爲老兄勞也非直爲忝在姻婭之後者與有榮也竊爲 國家世道賀也此物於南湖古家幾百年寥

寥之地胡爲乎重來也其將庶幾復覩昔 先王之風教也耶然名位彌顯則人望彌高自任彌重矣必圖所以報賽于前哲有光如何巨海小蠡未以酌其淺深日下螢爝只效其款款之衷而已矣服弟膏肓暑毒又被今年熇艷所慟食道全阻水泄莫駐一縷餘喘若將時刻難保固任之而已外他憂冗亦不可一二提煩而文孫之泄與感見甚憐憐洛駕當在何時未前若啓橶駕則幸或枉臨以敘多少耶懸誠企仰

與高翌如 甲子

真遊不返普慟彌切　嗣聖承宁　太母臨簾慶視
攸切而經幄榮寵想倍餘人矣聞返駕有日信息甚
大庶幾一拜之願非遠隔特可比伏惟淸和令體節
宣茂對增泰眷聚百護撒取攸芋計已整頓果有安
土敦仁之趣否區區仰禱之至弟宿滯復作土敗阻
食形骸枯槁收運殆難天之所廢爲之奈何令公之
宅相又出於前識其貌範非惟勝於乃父乃祖人以
爲酷似其外翁而以爲有勝焉令公獨不念乎幸追
臨撫如何好呵好呵

與鄭應教敬儷　濬○丁巳

月初惠覆長牋短幅表裏殫盡足以見雅意之不遐也其感可量仍審數和起居有相亂皃充健是叶仰禱而閤憂聞來愁欝用藥若不得對則慎之爲當中宜之計以錢日積如何撥耶之示慇嘗幾乎傷虎言之鹵酸仍舊貫如之何計若不已則用崔孝芬家法似或最長且不忿子女之稍長乎此外非淺慮所可及未敢更控也鄙邊則愚雖世居亦不謂之樂土常欲遷動殊非一朝夕經營而但以所持之挾尚未遂許耳記下一味病困欲蘇未蘇所謂下灘之舟無力挽回奈何一顧之示聞亦欣慰果爾則荷不自容也

預企頭企尾教果卽言及似難動得其於人微言輕何哉可嘆

與鄭敬麗 庚申

音信之阻勢雖使然縝結之懷莫此時若際拜歲書俯問慰感兼切而撫念疇昔不覺涕盈箋審候慎乂未淸健惟憂又不快蘇仰慮實深今年氣候不齊人鮮不病則要倍增護無至添攝不勝其大願戚末功服人自遭丘嫂喪錯愕情私無以容諭姪文之練未過此禍荐仍賢者盡傷想亦非尋常之比矣同一惻惻者而顧衰門薄祿至於賤生而極矣病且老不死

哀兄自苦十餘月來功慽四之雖以鐵腸石心其不銷鑠者無幾矣況瘦殘無狀可能抵當得宅兆業已定在家後而先兄合厝爲計只爲守約而其吉凶未可以遂睹舊窆新懀自不能堪忍也哀姪昆弟與其穉兒輩亦多叫苦見憐臨慰之敎雖出情禮預切悲感之至

答金敬甫 甲辰

竊嘗看儀節序至世之好議人者已不覺發書興嘆第其錯認較勝於不識則於是乎感發而思之不惟禮家如是道之大體似亦有猶是者肆不揣不移之

愚妄欲竊窺性道之一般索居慕徒無一時之可息也近聞執事進學之意甚篤有懷一拜百倍於宿昔情契之私仲貞仙湖一宵之奉雖償其積歲孤顒尚恨其未穩望外姪子孳致手誨整襟莊讀語義圓轉光明正大之氣不待言傳而已發於心晝日一披玩遂至於紙毛墨渝歲序遒盡敬問侍彩萬善造詣日高向風馳義食息靡懈第資質昏弱見理未能的確持心不得常久而宿病新病又從而惱神剝膚歲月幾何能得所願耶憧憧一念安得與吾兄日相往來於溪清山靜之間討論得千古聖賢心法雖不能明

諸世間可以傳之後承乎是所區區專心之望

與廢忠祠院任 丙午

謹伏審祀事克享極慰下懷敬問將事之餘僉體動止萬衛仰溯區區千萬不任窃惟大賢俎豆之所事體重大其所執綱之任不可人人而當之如某無聞不識病且纏身矣誠何敢擬議於其間哉又有所不安於私義者外裔而不識於外先祖享事比他人謂何雖荷僉尊盛意而只為知者一失顧以情勢實有萬萬不敢當故向也畧陳淺薄實狀喩院隷告達終違鄭重之意迄今罪悚然揣分量已只合如是令文

不實使此微軀進焉而不能有司於籩豆之間退焉而不能隨塵於僉尊之後終有以犯怠慢之罪累增惶悚之心此豈待屢費控訴而後獲蒙準許伏惟僉尊俯賜矜念改求其人以重院體仍受滋分焉享餘臚片肉塊攝承惠及下情尤有不能安者而禮不敢辭謹領而惶感踧踖若無所容也

與柳君式 章漢○戊午

慰問之禮謹具頁幅比日至泣伏惟純孝感格纏力支勝聞訃悲愴不能為懷而病廢人事杜門蟄伏的便未得至今不能致一書以候左右哀疚以來興寢

之狀往來于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免之否左
右誠孝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實爲
不輕須十分節抑間以讀禮俯就以爲始終之全如
何如何某病益澌綴衰益沈淹常落貼床㸦將朝夕
且死若其終不得有聞也則溘然何傷乙卯士禍記
幸蒙咸眷謄諸家狀銘感萬千近來朋友間有如賢
者耆聞見相資短長相輔則雖此衰頹亦可以有望
於跬步之進矣更望隨時箴規以起昏惰亦豈無相
長之萬一者乎惠冊還納耳

與冲菴後承金氏家書 戊午

居相落落尙稽一面向風馳仰無時不憧憧伏惟窮
臘僉體萬護拱禱之至弟等衰頹已甚夕暉難駐外
何煩悗吾兩家先祖從享之義 正廟己未 賜祭
文旣丁寧告戒者而尙無修擧之議此非獨爲 朝
家之欠典其責專不在於子孫乎弟等將以來正月
一疏仰籲貴門想亦不謀相同矣玆敢委報惟願僉
尊同力齊聲以追述先世之未遑如何若過此期則
難以復提所謂時不可失者也望須十分盡誠力周
旋期於竣事千萬幸甚

與金叅奉聖一 道煥○己未

問因鄰便雖或得問起居之節書面兩阻無異若關
河憧憧往來則未嘗少懈也傾歎殊甚伏惟比日省
度百福眷集均休仰禱不任區區戚弟恒時疾病一
任之化翁久矣然每夏秋之交懍綴尤甚只自憐憐
而五月伏承先祖　恩侑之盛典感祝千萬祗行日子
定在今十九幸或賁臨以光賓讌如何切仰切仰斯
文不幸石丈已作千古尋常士友莫不嗟悼況在切
姻至情當何如哉四月朔哭靈筵而歸萬事已矣令
甥克肖足以繼其緒業方收拾遺藁而鄙邊所答手
札轉付於貴中之意曾有所面約纔畋齋送並二種

從近便傳致深企

與金望一 己未

跋仰方勞悳覆忽墜滿紙情教雖若對討書可敵面悵懷旋切謹審比熱侍餘服體神扶增護是用仰慰尊姑丧變聞甚驚愕伏惟親愛加隆哀慟沈痛何以堪勝戚下纔經盛禮神惱身疲宿病㳫劇委頓以度憐憐俯惠三百文非直爲旅酬之助厚誼至此銘感千萬

答奇教官子殷 求教○己未

昨蒙枉過得半晌之款懸情既又慰感哀深別去忽

怱秋已屬矣向仰无不懈謂秉拜書承已稅駕欣豁之劇第審溽暑省體愆度仰慮千萬戚下近以宿泄澌綴憐憐而五月伏承先祖　恩侑感視無地祗受日子足以令十九而殘門疲力本無所蓄未知將何以奉接也然幸或賁然以光賓謙如何介坪之訃淚用痛惜聞此翁福厚晚築別墅頗有優閑底意何乃遽至斯境耶重可慨也誄語所以發揮其德行也鄭哀之求遠及於賤陋恐其聽聞必有所過世自顧無狀安敢當其盛意也然氣味既通則不以幽明而間之且尊敎鄭重敢以不文辭諾纔數語占報誠不足

以相哀納仰乞更加俯察而進退之

與族弟而見 龍休

近日尊之所遭聞來大驚且悚昨裁一書陳愚見付之邑便矣楽已出場云云而其詳無由得承慰併菀甚謹問卽日起居有相夫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大抵吾門之於文翼公有百世難忘之恩本府說或有未洽底寧力不及圖所以補其萬一義甚白直奈何以尊之明不此之審反爲其犯䜛耶旣往勿咎吾輩當職耕讀而已外他諸般事雖獲善處猶恐未免出位之嫌況民社之事

責在其人者哉雖謂之句語薄過本領大是非吾輩之所可干涉復誰懲先從今以後萬倍激厲必使實德實行先修于身遂及家國千萬之望族從十九日勞擾若經大一病至今委頓憐憐老炎若退或可惠然以慰多少懸懸

與柳秉冕 辛酉

某頓首言先府君兄主喪事尚切痛悼今復何辭慰喻春秋雖躋大耋體力未嘗告憊謂當百曆其永豈料乃者至於斯止哉撫昔悲今罔有窮旣緬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可堪居日月不留遽經常事靡逮

之痛又當如新矣即日凝寒氣力支些須十分自寬節哀順變毋犯傷孝之戒不勝其厚冀表末膏肓一疾已成癈物而數年來毒滅慘喪又從以潛銷暗鑠筋力爲禮非所敢望然旣不能趨哭於含斂之時又不得永訣於即遠之日則几筵一痛終有所不能已已經營日久歲不我與病不我暇則前頭遂誠又不可必矣區區憂戀曷不使我寤寐如結也玆用隻雞單盃謹專涘上靈筵伏惟歆納且待開春若得小惺要圖所以握慰也

與鄭文在濟 乙巳

拜候閲歲書撥亦多闕佗悵慕不暇罪悚繼切伏問
近寒甚酷靜養體内神相萬安渾儀均平完試蒐捷
聞不勝聳悅而未足以償六十年林下讀書之勸篤
則不可以爲下執事地滿慰而獻賀篘以得之於文
屈之餘推之屈伸亦各有時明春會塲高名理應必
闡以是拱祝以時預賀也豐歲鄉科非惟德門之慶
而忝姻之欣忭亦無以容道并切禱克有終也記下
季秋作湖行還巢屬耳蕭柳之質屢經嚴霜幾何而
不摧殘也耶自憐自憐

與鄭甥璐五 澄○乙巳

自我不見幾月日矣懷思憭慄無以容喩即惟至泣
侍餘體樂連得珍相所工喫緊否仰溯憧憧食息不
置舅季秋作湖行還巢纔四過日矣弱質不勝憊頓
之役頹然作床簀間棄物自憐奈何神昏語舛春府
丈複科聞不勝欣忭從氏之秋試尤庸慰賀一門科
慶聯闈於三四朔之間在忝親已極聳悅況其子弟
當如何哉

與鄭甥瑞五 辛酉

曉炎益肆因時延情不能自休人至奉書備認省餘
制履保嗇諸節均安慰豁之至第其居諸迅駛冠裳

已變廓然靡逮安得不熱然病淹人事尙稽一書奉
慰是豈素情我還用瞿怯舅自去年于今從兄之喪
嫂氏之慽孫兒之夭外他切近之慘無非摧痛我酸
苦我病苦暑泄去益沈劇其何能支吾弐夜饋祀事
神氣頓收姑此

與尹甥綺仲 丙午

知舊相思尋常事兄弟孔懷渠敢忽吾於綺仲緣何
而欝陶乎爲問春來侍奉棣樂益膺貞吉渾儀俱得
福祿孟兒勝冠勸讀否西向旁視不覺心迷神馳舅
孤露餘喘非惟霜露悵惕宿滯新病去益侵尋尋數

未能如意只恐終爲無聞孤負先人之眷眷意也每
中夜思之蹶起不寐也屢矣奈何奈何邪爾則可得
一面以敍此懷耶有時瞻望只令潸盈先集六冊送
之欽領焉此冊也始終非子姪家剞劂卷中多有不
能盡善美處間或有難講語諒察焉

與金道貫 癸一〇丙午

一阻經年挽近所罕安敢望只道瞻仰而戀此懷也
仲春風氣不適伏惟靜養動止康福眷下增吉間令
愛親事定于山陽李氏家吉日且迫云矜一束床坦
腹果叶高望耶下情仰祝不啻若飢渴下生悠悠度

日只自憐悼長姪年前遭其仲舅之服近作山陽行
矣還郎委痛想宜逝彌傷而見今愁悶

與金道貫 丁未

乍阻瞻悵去益勤切伏惟靜養體事連護萬衛春下
均迪仰祝且沂不任憧憧下忱記下一味病狀炎熱
且至春來呻苦者夏不枯焦也耶預用憐悶未熱如
或惠臨則可以小敍積懷而不敢請也只增冲冲

與鄭敬夫 滙福○丁未

二月小望手滋迟慰阻悵居然暮春侍彩增吉諸節
均善否季夯屢度來顧其清範看看佳愛須相勉以

憔慥如何能協溟望乎中儒家生涯本自清寒以言其規謨則古今一道求諸約而守之積久不失畢境不患夫不足以流俗觀之不謂之迂闊則必目之以吝嗇如其所操也固則豈或為此等俗之所動得也重為之曷為此中三春所得惟病是添雖任之自憐憐而可幸者家無見故耳

與鄭敬夫

登席逢別凌遽歷路剝啄無聊新恨宿悵并不能禁既見季芳袖致手滋備悉侍彩增吉實叶大願釋之至第聞有眉憂伊來奎劇何居係念不淺此中一朔

誠頓一百體憊某今年有甚於去年理應如是無足怪者而尚不得肘案面經慮擲光陰亦已多矣是可悶也君之昆季今既當室責亦重矣無或狃於舊日樣子晝宵相勉大著心力於文字道理上于先有光區區深望也幸勿以此言屬之古談而為過耳經目之資如何謂之妄也已矣如可取也豈無後日之驗也耶

與金山甫 書中○甲辰

省禮陰窮陽生伏惟侍湯應時天和服中調體勿藥貴效否執事誠孝想必以敬身養志養生何所不可

伏庸頌祝鄙悃勞止新婦安侍而其氣與貌稍勝於向見耶須教善攝從速蘇健如何念念在玆又不能忘諸懷也弟固陋已甚革染未易自悼自悼向書歷枉之教已不覺欣溢終若拜候寵幸無比其喜可斗預用歸企家煙歷候云幸不以愚卷疎外語言動容之際隨處責善如何

答李允善 庚戌

逢別幾時殆若相忘自拜仲春心劃憧憧猶昔敬惟盛熱侍餘起止貞吉早志于學古人所難何幸吾賢有是穎悟以若年力之富強憂切磨磋謙以退托退

托之戒乃所以爲勇進之基本也鞭辟近裏著己工夫終克如今將來進就有非淺陋之所可量也嚴師畏友孔孟程朱及先儒之書意無不到語無不備心誠體之業已足矣然學者須要識時並世先覺亦不可以不知而知之甚難必察於衆惡衆好之間得情於所以所由所安之地則是非毁譽難以驗取舍言語文詞未足爲糠粃只以聲聞恐或有以告者過之弊矣且如愚者安有所謂聲聞到崇聽也賢者取友之廣偶有以及之也歟一以欽仰一以慚愧記下志非不切於斯素來貞疾去益添痼尋常振作不得自如復何懲

允春書夏答慢謝殊悚玆付之并伯託以從便送呈亦未知何時登照也

答李允善 癸亥

省禮貽阻隔歲瞻泝政勤手命忽墜謹審肇熱省餘服候增護是庸仰慰令妹氏之奄忽違世驚怛之極恭惟友愛加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伏乞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弄璋之慶不勝攢賀況其骨相準格云爾某自治不力衰晩無聞頂鍼之喩不知所以爲報然竊嘗聞之根本不立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此天下之至言也顯明者息之病未趨慰悲係增深

與鄭永之 祚源○丙辰

秋聲蕭颯興懷倍切日昨福峽李老來傳大槩稍釋懸懸謹詢菊辰省餘體事千福渾儀均善伏庸馳祝實非虛語也第兩度楚痞餘祟未淨聞之以奇證異痾近以右脅麻痺俯仰呻吟籧篨與戚施寔此之謂歟憐憐而夾婦惡阻小安寒暑之感頻頻不健見亦悶甚豚兒往見之禮不宜拖至此緩而憂慮不遑今纔遣去正所謂貪病相仍情禮掃地也還切愧恧然渠亦不可遊嬉廢棄者時不可失則幸勿曠撓如何

與鄭永之 己未

積月阻隔洊仰棨勤伏惟霖潦哀體增護鹿潭均福
仰禱區區第間作錦行還纔屬耳路憶添泄澌綴以
度憐憐而眷集無警是乎月初　溫陵酌獻禮後因
特相　遣奏祗承文簡公先祖　致侑之恩命此是
弟家曠世之典私情感祝誠極無涯然門力素來殘
寒未知將何以承奉也宜云弟病滛羊蟄而以責效
而此處求之甚於緣木反聞同福安心近地所產而
左右親信之人亦多在于安心云故專人仰懇幸惠
一言緊托于最親處使之多得以來切仰切仰此去
人亦善接如何潦炎衰廝易致傷孝只乞以時自愛

用副瞻沂之誠

與鄭進士同甫 海春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春秋未躋大耋體力不甚告愆謂當百歷其永振頹風厲流俗如萬屋俱焚魯殿獨存衆華披離碩果不食炳然爲世道之耿光詎料不淑遽至於此耶聞訃悲咽不能爲懷千里靈駕果能利稅發程遠役哀體亦復因愆返鄉之日計不禁遼鴻之感也重爲之悼棍極摧摧疾之憂無至傷孝區區萬望戚下哀病垂危飾巾待盡人事斷絶未知何日可能入哭乃吊也又頓首

與梁純一 續永○庚申

地邇阻闊情深面疎尋常瞻溯非恒品可比伏惟肇冬侍體動止一味增衛客秋遭傺聞甚驚怛以若德門髙以致此無辭仰慰也戚叔宿痾新疾只是一個床簀間廢物自憐奈何謂外賤名濫厠於疏廳有司之列此任也非直爲人微迹賤之所可堪當見今病情實有所不可自強而援以事體亦不可憫默自犯于違慠之失肆欲具由呈單無緣可傳遂至此緩殊甚悚仄且以愚巻先祖幷躋事公議方張可見其崇德象賢人所同情而但恨其謀不及於本孫慮不周

於先後恐致末稍之難愼自郵門謹依道通所諭明春更舉之議通告于疏廳計而亦苦無便近聞徒御明將啓發玆以單通二封裁送望須命使貴州校僕直納于疏廳幸惠一言之重於會所所議俾此方病難振之實狀得以免夫適慢之罪千企萬仰

與梁純一 乙丑

月前造門幸得一宵之穩而未足以償積年經營底懷即被令仲氏與仲允同時款扉顛倒逢迎洽慰餘悰伏惟比日靜體燮旺伯允大闇儘是鳴驚人而飛衝天何但爲振梧之肖孫行當爲 聖主之賢臣士

友之相慶淵哀之與榮焉有其極爲之贊頌戚第近作峽行歸路入德山問江湖宿約天山雲霄通月江杖屨休獨與主翁登風咏亭寂然何狀一觴一咏而歸吾輩一會亦不日有數歟德翁又欲做月坡清遊左右應亦氣味與同也果爾則第雖病困安敢不圖躡塵乎允君之疾歸看花也許應歷顧幸或先期賁臨續展得前日未盡之緒如何當齊被而候之

與金希文 正洙

頓首言頃者惠疏藏戢之至謝不宜稽而病昏精力適又客臨擾未克修訖茲悵惘敬文來謹審至泣孝

履保重省節增福是誠仰慰千萬而逾及讀禮不暇
舊聞金失之戒尤用感幸聖人雖以儉戚爲本而人
於喪三年敬愼亦大賢者必以禮爲憂又以故欲溫
其立志已屹然矣是乃誠意關頭則透得此關善不
然則惡是故朱子釋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欲
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又曰過得此關地步愈闊信
乎君子之言也凡所有志者可不拳拳乎想不待愚
淺者贅說而加勉然相愛之深有懷必陳記下前月
路德尚此園圃眼暗不能尋數神昏不能窮格每以
漢武少壯幾時老奈何之語抱膝長嘆而已也賢者

須以此漢爲鑑戒每兄及弟矣式相懋勵歲月莫虛擲愚雖不能以禮自處又豈不能以禮處人乎此所謂責人則明也愛勿以人廢辭不勝其厚望

與女婿金敬文 學洙

何別不悵前月之懷尚黯黯不可念即惟間來省節增福眷集以次吉適念茲在茲竊計尊祖父終祀餘無多日彌不堪慨廓之慟矣無辭仰慰也傳聞搬取他室凡百得無窘迫之端耶生理雖不可以歇后者而終未若一經之體驗立吾志立吾身之爲愈也近日所讀果在何書耶願聞之拙念間以丹毒七八日

幾𣨼還魁嚴霜蕭柳詎敢妄有春意思也夜而浮腫晝而瘦瘠一日之間氣候萬變五臟百骸無不受痛終若知是而已也反不如速化也善哉苦哉

與李時憲 辛亥

山居野處氣像雖殊鳶飛魚躍其理則一端陽心晝至今披玩有若百里顏面朝夕對討此豈非山澤通氣味趣相孚者耶信后光陰忽復三禪江湖白髮之所息也椎邈軸底人可望而不可親也伏惟冬令靜養萬若悅樂彌篤否昌駕之竟斬一顧非車不西雖知所由而聞之者坐失庶幾之遇其爲悵鈌反不若

不聞之爲愈也第未知惟其疾則怏蘓耶誠不以拱祝爲勞也戚第年與病深氣血倍衰心志亦不復疆雖於言語文字之略不無用工處實亦何有還可笑也敬心弄璋乃所謂碩果不食也外鄉信息之喜莫與爲比深有望於善長也俯惠雀茶纔傾一盞滿口生香眞蔬膓滌胃之仙味也亦爲第病之對劑則頓覺執事切偲之工誠無所不透僕僕多謝而最可恨者無緣繼用苣或可有餘瀝之更及也耶只蘄體事神護

答高釋詢 時言○丙辰

隔阻音問有年于茲際拜珍函爲禮特厚啓緘疾讀荷意彌深謹審新正棣候動靖履元增慶伏慰萬千少弟久病餘喘凋落日甚憐憐今茲親事幸蒙不鄙鼓不修敬以從桂帖謹具別幅仰呈伏惟尊慈俯賜鑑念不宣

答鄭煥弼

聲聞之仰若尚千載手命忽墜於望表忱展拜繹辭旨典溫足以償平昔懸懸繳戢匹量欲審清和服體動靖神扶衞旺尤何等伏慰之至記下素是孱瑣淹病自守居然爲白首無聞之人斯已矣無可道者先

先生遺集孰不願奉玩也尚恨未聞在心今承來教无切悶然即叩敬緝則金風水云云果是聽未及聰如或有見何必待謄去當圖奉納之不暇也

與金士克 癸丑

禮書謹具覔幅夫復何言先府君叔主氣度常旺又享誠孝之養切期無疆遽至於斯驚悼殊極且以疇昔追念先行親戚次次彝背孤露悲愴尤有所不任伏惟侍奠哀禮得無致損戚從第素是病廢年來益甚百疾所撓惟昨秋毒痢最是死症作止不常曉夕呻吟尚粘床褥所謂陽界人事漠漠不能記及至於

至情哀慶之間如干有所躬致疏狀之替幸多倩人始料萬一少得減瘥可以堪扶曳之役則痛哭靈几之前握慰僉哀兒主日月不留遂至此晩病勢使然問悚愈深玆敢替書仰慰或可諒恕否

與申進士升求 甲寅

慰問之禮謹具前幅比日淡秋嚴霜伏惟純孝感格體力支勝昨秋惠臨時燭灼之容尙黯然于中意謂至誠動得神明豈料難諶之理遽至於斯耶承訃悲咽不能爲懷戚下病情尙爾至今不能致哭拜於筵几又不及替一書以道此悰每與君養從只說到憧

憧往來于心者不審能亮之否吾人誠孝難以不至毁傷更乞千萬節抑以慰遠懷言不盡意某又拜

答羅致文 壽圭 ○甲寅

咫地久阻瞻戀增勞際拜惠牘備審淸暖旅候萬裕所工日新尤何等仰慰記下一味病情舊見益昧新知無加自悶之不暇賢者以爲經義可討遂至於多能之間深切愧恨憤悱之心祇敬之工曾是孔門之所貴而立年篤功已有戒於無聞則其所憤悱大有過於人者加之數十年則其間何可量也此戒五十者可以當之斯足已矣朱夫子所謂雜書不必止指

術數大學序備載焉更玩如何

羅整庵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盧蘇齋曰道心寂然不動人心感而遂通金河西深非之曰人心道心皆指動處而言寂然二字未詳如何而性也情也二段似不外於本旨河西之深非抑何旨歟指動處云者動而後有人心道心之可言而動之前渾是一箇道理無形氣之可指言者耶人心道心幷皆指情而非性耶示破伏望耳

羅整庵之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說固是理氣一物之病而栗翁辨之盧蘓齋之道心寂然不動人心感而

遂通云似是祖於甃庵而讀中庸序未熟也二論之不見是於河翁不亦可乎河翁之人心道心皆指動處言爾者自是本旨也高明云云亦有所明白然心是氣也或生或原無非此心之發出則動之前只是一箇心寂然而氣未用事但未有人與道之分豈可離了形氣但指道理之渾然耶人心道心皆指情云者恐亦得之病後精神搿管雖難盛意難孤忘其固陋略陳愚見俯諒如何

答羅致文 甲寅

問訊相續間之以心畫投惠其感難量仍審端炎旅

候清裕爲學之意甚勤誠不避哉夫學是丈夫事也而不知者以爲無能爲是誠何心哉但不知故也蓋其爲道易而難難而易在我故易而克正最難克正雖難在我故易在我者固謂之不易世間甚事可能容易爲馮婦之事志不立也明道之觀獵也憶周茂叔前言是則仁未熟也較諸馮婦雖顯微不同猶有所未盡況後於明道而一步可到耶研窮積累涵養等科級已於先儒書闡發畢舉無復餘蘊贅不必爾問之勤愚不必贅說之費且屬文下辭煩而不要七十子之不能也可不戒哉尤翁曰初年向學行義者

至老多狠狽此亦後學之鑑戒而又有不待老而狼
狽者自家之義理未熟世俗之譏誚沓至則心懈志
退苶然無直前擔當底氣不肖者益譏爲士者亦笑
譏笑並至進退無據雖欲自好不可得矣若賢者見
識既博年力全盛以此而加之學問鮮有不能及者
向前說之可懼求諭曰接物時多理會時少云接物
理會不可兩下工夫無事時也須理會接物而接物
時理會无爲親切接物時不理會是空殼子接物未
免顚倒錯繆無事時不理會接物雖精義入神只是
閒商量理會終亦爲空寂之歸也記未近又添暑泄

精力澌綴提惺不得所謂丹未成而鼎先破也何歎如之

大學以財利爲終若財利爲義理之病則以上三綱八條盡爲財利上所壞了故以此終之特闕義與財之分界耶既曰明明德止至善則義與利似不相紛拏然如堯之九官十二牧既有職守之分掌而亮釆惠疇則必無讒言之可戒猶以龍之納言爲舜典命官之末則大學傳之終亦類是耶經之本末以明德新民爲言傳之本末以德與財爲言則財是民事之關而新民之道亦係於財用故

以財對民而言耶亦有同異可言之義耶

財利人之所以生養則人之大欲者也生養不可緩也大欲不可恣也故聖人之治平也生財爲重而生之以絜矩制用有節而制之以絜矩至於平物我同好惡則衣食足而禮節行親賢樂利各得其所篤恭而天下平此明德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也是以大學之終管說財利也

如曰財利爲義理之病則三綱八條盡爲財利上壞了故以此終之云則語意未盡又曰特明義與財之分界云則文義未暢舜典命官等論又是遺其本而

求其末也傳之本末云云亦不是財與民對言也蓋
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而必以德爲本者亦
新民之大端也

日用之間不越乎心性情云云

心性情三字卽爲學之最初工夫也以若高才博文
何察之未盡也大抵經義以朱子訓爲主與他先儒
說叅考又以己意理會遂令十分無疑又反覆研究
猶或有可疑然後乃爲討論不亦可乎
誠敬二字中庸及易乾坤卦註釋要加潛玩如何子
思曰不誠無物朱子曰人不忠信事皆無實程伯子

曰入道莫如敬又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以此推之誠敬先後蓋可知矣

長子源弘昏書 甲辰

伏以禮辯必誠蓋將合二姓之好人倫造始所以爲百福之原仰先輩事契之深喜後承牢卺之篤肆不揣分敢擬高門以某季父某長子某學未知方年當授室恭承尊伯氏第一女令聞夙著德容有光玆緣姻戚之家遂有兄弟之願文中子之正論深斥夷虜之頹風桓小君之先謨只取布甕之守約謙不以爲辱嘉命曰允從用穆卜之辰行先人之禮直信以敷

鑑納是祈

問金氏定書 甲寅

粤自河訥已許風猷之同華茲寔仍累講昏姻之好蒙順先與良慰鄙懷伏惟尊親執事第二令孫志尚特高方愼好逑之擇而某女教訓無素亦期吉士之歸不問伐柯之如何穆卜泮氷之未迨事契益篤禮幣甚勤竊不任乘龍之心誠無違於夙夜祇欲成用斛之義冀不替於始終慶祝殊深敷陳罔旣

季子源大昏書 乙卯

萬世托始敷直信而紹嘉六禮有倫用昕昏而致敬

肆耕薄幣敢展卑辭伏惟尊親執事南省大家喬木
遺陰孃子之性質甚茂何勞姆師之教閨壼之箴誡
端嚴服勤女工之事正當夭桃之咏不屑伐柯之求
玆承嘉命許以既室于某季父某季子某権某詩書
素之於家庭志業尚昧於方向難以副乘龍之喜愧
人地之不侔祗欲成挽鹿之風宴臭味之相似昔文
清文簡已借許國之忠今有子有孫累忝通家之好
幸餘黴之未沫齊魯之舊子寧不聞慶宿契之要新
朱陳之義吾何敢廢此足欣慰無容名諭

從孫弼柱昏書 丙辰

承世類以爲大原禮莫重於聘定配窈窕必俟吉士
摯已審於敬章叨修膴辭冀垂盛念伏惟令愛仁善
慶德積之家而鍾于躬貞靜柔嘉本之性而著于閨
而某之長子某尚不習灑掃之節訓勅多疎今未窺
詩禮之文趨向無所謂天下無生而貴命契未遂與
之齊桓小君之大人蓋取于都之守約韓相國之內
則豈違公綽之餘規欣祝惟深剡摩罔旣

再從孫漢桂昏書 丁巳

竊以兩翁秉忠允矣 孝陵有臣二姓聯姻宜乎古
家錫類忝修薄物肅陳卑辭伏惟令妹氏德容旣閑

淑聞早著而某之㛰某學未句讀教之直溫雖荷連
袂之榮實多量材之愧惟百福其凝始將期門闌之
共欣正萬世以爲基佇看事契之益篤斯切慶祝曷
盡輸傾